

- 高等教育紀事報「亞洲崛起系列報導之四：總結篇」 -
亞洲崛起：國家大舉挹注資金於大學
(Asia Rising: Countries Funnel Billions Into Universities)

駐紐約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文化組 (EDU/TW/NY/1882)

在東亞，各國政府正在將資源供給精英大學，替基礎研究提供資金，以及增加職業及專科學校的入學率。他們的目的皆是為了促進經濟發展。

香港和新加坡兩個密集的港都城市，在失去了傳統物流和製造業中心的重要性之後，現在皆急著轉型為創新中心。

中國已經投資一些重點大學，希望這麼做能使她成為全球知名的科技與科學研究中繼站。在南韓，上位者花了超過 10 億美元在設立頂尖實驗室與吸引國外大學成為夥伴的計畫上。台灣因為經濟逐漸失勢於中國，她現在正積極地想要藉著國際招募計畫來吸引人才。

亞洲對高等教育的看法與美國的大不相同。早在全球經濟衰退之前，美國指定給高等教育的州預算就已逐漸減少。

曾經在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服務 25 年，現任新加坡管理大學副校長，拉金德拉 斯里瓦斯塔瓦 (Rajendra K. Srivastava) 表示：「在新加坡，政府把教育當成是國家未來的動力，教育不會是政府最後一個才想到的項目。」

他帶著遺憾的口吻說，在德州，當他們在分配州預算的時候，教育是最後被認可幾個項目的其中之一。

雖然由新加坡政府主導推動的方式與美國的分權下放方法不大相同，亞洲大學和政府的官員表示，他們正效仿美國，特別是他們希望能複製美國二戰後邁向經濟成長之路。

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同時也是「亞半球大國崛起：亞洲強權再起的衝擊與挑戰」(The New Asian Hemisphere: The Irresistible Shift of Global Power to the East)一書作者馬凱碩 (Kishore Mahbubani) 表示，亞洲人仔細檢視西方人現在成功的原因後發現，除非你設立了好的大學並且吸引世界上最好的人才，不然你無法朝發展的下個階段前進。

這些都指向了美國在全球研究日益下滑的主導地位。2008 年出版的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報告指出，居住美國發明家申請的專利數量從 1996 年的 55% 掉到 2005 年的 53%。該基金會將這樣的現象歸因於亞洲發明家申請數量的提高。

美國在同儕間期刊發表非常有影響力 (highly influential) 的論文數量也下降了一 從 1992 年的 63% 到 2003 年的 58%。根據作者觀察，這個下降也反映了中國、新加坡、南韓和台灣在這部份的提升。

作者還指出，創新以及研發是促進全球經濟的動力。他們發現越來越多的國家基於對此的認知，而以美國為藍圖創造了自己版本的研究單位與公共建設。

美國仍然在對高等教育的資金提供、頂尖學者的研究，以及專利製造這些方面等等領域領先全球。但在此同時，亞洲也逐漸成為美國強而有力的競爭者。

香港大學的中文教育專家白傑瑞教授 (Gerard A. Postiglione) 認為，也不能將一切歸因於美國正在衰退中，而是亞洲的大學正與他們的經濟一齊崛起。

力量的轉變

那些國家的經濟，就如同西方國家一般，在過去一年遭遇了不少巔簸。韓元在今年三月創下近 11 年來的新低匯率。新加坡的經濟也遭重創，當局貿易及工業部預測在今年年底商業活動會緊縮 4 到 6%。而香港可能會有類似新加坡的情況。台灣在去年經歷了二位數的出口下跌。唯有中國經濟持續成長，但中國的未來卻充滿不確定性，因為這樣的成長，勢必衝擊該國廉價勞工市場，預告了以製造業為主經濟的衰

當美國許多州以減少他們的高等教育預算來面對經濟危機，東亞的國家卻大量的挹注資源替未來做準備。雖然美國國會今年通過的刺激經濟方案 (the stimulus bill) 將幾百萬美元特別指定用於高等教育，但這些錢在接下來的幾年很快就會被用光。

相反的，復原資金在中國、南韓和新加坡被使用在基本的研究及跟創新有關幾個主要領域的計畫上。他們相信那些計畫會促進經濟發展。

斯里瓦斯塔瓦先生表示：「我們在新加坡看到的是，要是能擁有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才，就可以吸引高價值的企業進駐。我們正試著讓經濟大幅成長。」

邀請夥伴

在高等教育的投資會不會直接促成強大的經濟實力，是無法輕易下定論的。當地稅及貿易的政策，還有對創新方面的態度也都會有影響。但是亞洲對此投資深具信心。

2005年，台灣將16億美金撥款給精英大學，希望能在2010年前達到有10間亞洲頂尖大學或系所的目標。

在台北的國立陽明大學國際事務處范佩貞副國際長指出：「在這裡的每間大學都很努力地在增加該校的英語授課計畫。」

意圖成為「亞洲的世界城市」，香港正以優渥的研究獎金及放寬入學限制來吸引國際學生。2012年所有的大學將會從原本承襲自英國的3年制改成4年制，並提供較多的課程，這是為了使他們更有競爭力。

亞洲躍進

這些不同的計畫效果如何見仁見智，但是東亞在高等教育上做的努力確確實實的得到了一些成果。除了台灣之外，這些東亞國家現在都有在泰晤士報高等教育QS世界大學排名（Times Higher Education-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前100名，雖然在上海交通大學以學術表現來評比的類似排名，他們的排名就相對低許多。（按：2009年10月8日公佈泰晤士報高等教育QS世界大學排名，臺灣大學排名第95名）

除此之外，根據聯合國文教組織（UNESCO）2009全球教育要覽（2009 Global Education Digest），2007年有42%的東亞和太平洋學生選擇留在該區域，比1999年36%上升不少。

必須改變

美國對於亞洲的崛起感到擔憂已久。國際教育協會(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在香港分部的主任安·懷特指出，她記得 25 年前她大學時就已經聽過這樣的說法。

但其他人表示，雖然美國在現階段還是居領先地位，亞洲在一些重要的領域卻已超越美國。當美國校方人員在為輟學危機感到不安時，亞洲國家所呈報的畢業比率卻高達 90% 上下。

許多亞洲畢業生是在具策略性領域就讀，像是科學或工程。亞洲的遠見是希望能夠培育會對該國研究提出貢獻的學生。但一些小國家，像是南韓，必須要在創新方面更加努力，以期跨越印度和中國的科技鴻溝。

人口不足也對教育造成壓力。在過去幾十年亞洲的出生率大幅降低，香港、新加坡、台灣及澳門都有著世界最低的出生率，韓國亦然。

隨著高中畢業生人數日益下滑，這些國家只好向國外招生以期維持入學率穩定。

香港逐漸放寬國際及中國學生在公立大學的比例限制，從 1993 年占全體學生的 2% 到今天的 20%。

台灣在國際化的過程中，本土學生的數字也逐漸減少。即使有國外的學生也不一定足以拯救一些大學。2006 年，教育部規定評鑑獲得低評分的大專院校將被關閉。

但是亞洲的教育家及校務人員將逐漸降低的入學率視為好事。因為這種急迫感會讓國家領導人在面臨決策困難時，預先替教育保留資源。

相反地，在亞洲校務人員眼中，美國對此通常反應很慢。位於首爾的延世大學國際學院院長牟中仁 (Jongryn Mo 譯名) 表示：「美國長久以來在教育居領先地位，也因此將之視為理所當然。或許美國還沒意識到，當世界其他地方急起直追時隨之而來的挑戰。」

亞洲以美國為例

有些東亞的國家統治者相信技術專家政治論，他們擅於解讀經濟預測。這些領導者曾在美國大學接受教育，因此他們得以親眼見識美國高等教育系統如何運作。現在他們希望複製這套系統。

有人說韓國、台灣和中國對於該國精英大學的金錢補助，就是對於美國階級式的大學分級表示認可。

但韓國、中國和台灣意圖創造少數菁英大學的政策，也造成了一些被排除在外的大學院校不滿。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馬萬華教授表示：「我們收到了很多補助。然而人們會問，你們把這些錢花在哪裡？」

亞洲模式？ 與別國合作

就長遠看來，試著在亞洲鄰國找資金似乎是良計。東亞國家正藉著共同研究和雙學位計畫拉近彼此距離。在創立第四個國立大學的過程中，新加坡藉由與中國一匿名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的合作，來表達該城邦的東西綜合觀點。台灣正爭論著是否要接受中國來的學生。如果接受，這會成為歷史性的一步，因為這兩個國家並沒有邦交。香港的頂尖大學，則是在曾為低階產品主要製造地深圳 - 創立分校。

參考資料來源：高等教育紀事報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日期：2009年10月5日